

赫赫有名的南岭之都庞岭经过泗洲山、扶苍山、天堂山一路由北而东延伸，最东的那余脉就成了大义山，大义山扩展到了舂陵水畔已经是强弩之末，然后山落平原，化为丘陵，再硬生生地被舂陵水冲刷出一条狭长的平原。

阳加就在舂陵水西侧，一半村庄伴水在冲积平原密布，另一半就从舂陵水边再向西向山而顽强地铺展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还没通车的时候，连接山与平原的有一条石板路，路上铺的是长短、大小不一的青石，青石则采自山上。或许是太久远的缘故，也可能是太多的足迹踏过，石板被踩出包浆，青得发黑，黑得发亮，油亮油亮的，圆润极了。

这条石板路就从阳加老乡政府南侧穿田洞（常宁人称大块的平整地叫洞），田洞的那段是笔直的，路沿溪水分成了两条。溪水从山上潺潺而来，欧阳海西干渠甚至为它架设了一条特别通道。田洞走完就开始上山，才走不到半里就是欧阳海西干渠。每年夏天放水时节，这干渠成为黄金水道，洞里的人们就去舂陵水上游人烟稀少的山上砍柴，然后把柴捆结实串着放入渠中，人就顺着渠道“押运”。更热闹的当属渠道断流的时候，闻讯而来的人们，拿着各种渔具，只为那份灌区的馈赠。

渠道上陡坡50米就是森亭子。亭子是歇脚点，很难说清楚阳加的山上有几个亭子，但森亭子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，因为它是洞与山的结合部与分界点。巨木为栋，覆以青瓦，条石为墙体为坐具，亭中长条石比路还油亮，刻有五子棋盘。盛夏亭中凉风习习，卧躺在条石上，不一会就可以鼾声雷动。亭边是一个小水潭，水潭里似乎总有牛浸泡在里面，舒服地喷着水汽。

森亭子再上，路一分为三，通往不同的山村，这些村子，光看名字就知道其中有讲究、有诗意、有故事：虾公井、井边、忠岭、灯盏窝、二峰上、楼下背、观音洞、燕子窝、阳歧岭、冲口……星星点点，拱卫着昆帽峰。

昆帽峰并不高，才500米海拔，但远近数十里却是第一高峰，而且是突兀而起的那种高峰，是常宁最佳的日出景点。东望，蜿蜒的舂陵水如娴静的少女，袅袅北去。河的那一边则是耒阳。

高山，往往会有神庙。昆帽峰上供奉有如来、观音、太上老君。庙虽小，容却大，这里主供的是本土的神——昆帽仙王。据传这是雨神一系。六月初一那天，山下的徐家、曾家、茅坪三个以耕种为主业的村子轮流把仙王接下山去，七月初一，又恭送回庙。那二天，是全村人的盛事，无论男女老少，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地，都得赶回来，锣鼓喧天、彩旗飞舞、龙腾狮跃，比过年热闹多了。

山是喀斯特地貌，石中有土，地在石里，这种土质最适宜种中药材。丹皮、芍药、尾参、草记等最是适宜。每当春夏之交，从森亭子起，那一丛丛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一层层一坡坡的，红的、粉的、白的，各色芍药将整座山变成了空中立体花园。

众多芍药花中，忠岭最奇，因为有昆帽峰和舂陵河的背景；灯盏窝最为集中，由村而至“锅”底，皆石砌，路皆石板，就这样一路梯田，一路的芍药花流淌到底部成为花的海洋，游人也集中于此。最壮观的还是灯盏窝西的中药基地，洋洋洒洒上千亩，杂植各类中药材，芍药为盛。数年间，芍药已经蔚为大观，碰上雨后的夕阳，春雾弥漫，鲜花怒放，还真有天上人间的感觉。

开始，这花就在石头间，山里人见得多了，也不觉稀罕，但有摄影人无意的闯入，如同发现了秘境。这漫山的石、无处不在的花、油亮的青石板路、古拙的亭、古朴的村民，无不让他们欣喜若狂。渐渐地，每年芍药开时，远近的人都如期而来，空寂的村子和山也就难得地热闹起来。近些年，直播兴起，芍药花海间，主播们的煽情总会招来更多的围观。

阳加的山上，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就这样悄然而至，也悄然而逝。

在那阳加的山上

■文 / 图 通讯员 徐瑞东

